



資深電影人陳欣健。



陳欣健坦言不是非常喜歡做幕前工作，反而享受做導演、編劇、監製。



陳欣健經常在深圳電視台、廣東電視台的綜藝節目中現身。

陳欣健 打造廣州夢工場

資深電影人陳欣健，早年警察出身，後來步入電影圈，主持人、演員、編劇、導演、監製，玩盡台前幕後。近十年，他極低調，彷彿脫離電影圈，消聲匿跡，最大的驚喜，是最近竟然在卓韻芝的新作《爆3俏嬌娃》裡出現。

但能演能唱的陳欣健竟說：「我不喜歡做幕前工作。」入行幾十年，做演員從來不是他的最愛。他這一代的電影人，對電影發展抱有使命感，總是希望挖掘電影的新可能。

他，目前將焦點放在廣州。

甚少露臉的陳欣健，依然非常重視形象，點餐時只點一個石斑焗飯，但看到桌上的窩蛋牛肉飯，忍不住勾了兩口，「真想點這個，但現在要注意身形，不敢多吃。」他經常在廣東電視台、深圳電視台的節目中出現，最近剛去澳門主持了一場活動，登台機會並不少，只是不是香港人熟悉的場合。

成敗一念間

香港電影風雨飄零，影人憂心不已，個個使盡法寶，但昔日光輝終究遠矣。陳欣健一路走來，「沒辦法，香港電影題材太狹窄，拍不出台灣的青春文化、內地的流行文化，文學改編很少，改編李碧華、亦舒的作品也很少成功。」陳欣健說，香港電影人才其實很凋零，以前電視電影用菲林拍攝，不經意跑出一批新浪潮導演，但如今電視電影分化，兩者愈行愈遠，電視不再是培養人才的搖籃。想當年，劉德華、梁朝偉、周潤發、鄭則仕、許冠文，在電視圈闖出名堂轉投電影，如今個個都是天王巨星。

光輝歲月讓人留戀，尤其在青黃不接的年代。香港沒有人，便往內地挖，陳欣健卻發現，其實內地更缺人。「內地一線演員很少，而且片酬非常貴，電影如果負擔不起，就更要眼光好，找好的演員演，張家輝也是這樣跑出來。」

低處未見低，真正讓陳欣健痛心的是在內地創業竟被香港影人欺騙的經驗，絕望得令他差點放棄電影。2008年，他在北京成立新公司，以發行及推廣為主，請了一個經驗豐富的香港人做總經理，豈料這個人只為了錢，做事不負責任，留下一堆爛攤子讓陳欣健收拾。「這個人渣，讓我差點放棄繼續做電影。」陳欣健憤憤地說：「被一個香港人欺騙比其他人欺騙讓我更痛心。」昔日電影人，哪個不是拍拍胸脯握義氣，年屆六十有多，栽了個筋斗，難免萌生退意。

離開北京，陳欣健去廣州發展，反而在這個地方，看到了可能和希望。

廣州新試點

廣州與香港，坐火車的話兩個小時可以到，同屬講廣東話，不像北京、上海，下下要講「接地氣」，調動資源也較為方便。「廣州人與我們同聲同氣，彼此有相似的理念、追求。但最大的問

題是自我審查標準太嚴謹，同時內地電影公司總部都不在廣東，形成留不住人才。」廣州是最早開放的城市，資訊傳播、媒體發展遠超內地其他城市，但文化形態卻甚為落後。以《狂舞派》為例，此片去年在香港上映不久，便在廣州舉辦的「香港電影周」曝光，觀眾反應非常好，電影也不涉及暴力、色情、粗口等觸及內地「神經線」的元素，但電影直到今年才可以在廣東地區發行，早已過氣。

如何打破局面？「只要成功了事情就會好轉，一部廣東公司製作的電影，如果可以在全國取得二、三億票房成績，就不一樣，投資人、演員都會回來，起碼下一部戲易開好多。」於是陳欣健本着「製造歡樂、歡樂製造」的宗旨，先在廣州開設工作室，今年又夥拍黃錦榮、吳思遠等老友記開新戲，但求製作一部橫跨兩岸三地文化的喜劇，三地演員齊齊炮製笑料，在全國電影市場闖出一條血路。導演、演員名單還未落實，但陳欣健對新戲的票房頗為樂觀，直言「不難」。「香港地方小，要滿足所有人才有機會取得好票房，但內地很有趣，學生、長輩、主婦等族群，只要hit中其中一個市場，票房已經很驚人。」

廣州是香港面向內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窗口，目前在電影發行方面已漸趨成熟，如果能抓住地理優勢，凝聚製作力量，長遠來說，對香港電影發展無往不利。「廣州很有潛力，資金來源不是問題，大家夠開明，肯試新題材、敢用新人，最重要的是尊重我們的意見。」常說香港影人在內地已經不吃香，畢竟內地有其固有的文化，香港導演講十句不及馮小剛講一句，競爭的不再是經驗、技術，而是對內地文化、社會形態、市場口味的了解。「我們真的沒辦法寫出他們的文化衝突。但許多廣東生活的成功人士很有心，希望為廣東做點事，所以支持我們。」

上天的旨意

因而拍喜劇是第一步，成功了後繼者接踵而來，百花齊放。陳欣健說，電影業成功的關鍵在於是否有創作人才，「廣州也有演藝人員訓練班，問題是有沒有人出錢支持新人。曾志偉、劉德華都做得很好，他們願意投資、肯試新人，所以很多新人跑出。」但像曾志偉、劉德華這些有「江湖地位」又願意扶持、有資金讓新導演拍戲



陳欣健首部編劇作品《跳灰》。

的人畢竟不多，能夠多些人做到的話不難想像將來電影業將會多麼精彩。

當然，政府的態度也很重要，他建言：「香港政府資助的條件不要那麼苛刻，要有實驗性的投資，任何科技產品在研究期都需要投資，不要每件事都計較得失，不能說這種藥不賺錢，就不研究不投資，那豈不沒有藥吃？題材方面也要開放一點，電影是否可以設立分級制？多元化的題材才可以孕育出多元化的人才。」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春嬌與志明》與他以往所拍的題材很不一樣，但導演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反而摸出新門路。「導演、編劇就是在不同類型的題材中摸索，讓藝術成就、商業操作、創作自由三者並存。」

而內地政府最迫切要做的，在陳欣健看來，便是打擊翻版及網上盜版。在網絡流通、世界再沒有秘密的當下，保障創作者的權益乃推動創意文化產業的基礎。價值觀或許老派，但癩從沒消失過，「如今網站已經好很多，內地網台大都出錢買版權，因而才有地區限制，現在網站比電影公司更有錢，很多節目現在都在網站先播，接下來才讓電視台播，所以問題還是出在翻版碟上。」

問題有待解決，陳欣健繼續他的電影大計。寫劇本、拍戲，如火如荼等進行中；寫自傳、出書、籌備舞台演出，刻不容緩。今年六十九歲了，人生至此陳欣健更覺得這就是他的命，「我已經想通了，上天讓我活到這個年紀，能夠有精神、魄力、觸覺做下去，必定是希望我能夠做這些事。」陳欣健說得真誠。

銀幕短打

文：朗天

香港電影的癡

■《天注定》劇照

《天注定》不能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益發令人覺得香港已經不一樣了，畢竟賈樟柯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在香港看到。至此，網上瘋傳一條關於三十三年後香港將滅亡的短片，講述小行星襲擊帶來全城恐慌，官員商人都走了，香港反而重獲生機，最後愛港主角發明高能炮，一舉擊碎小行星，化險為夷云云。

短片拍得不怎麼樣，製作團隊之前已有類似作品，如《關公大戰外星人》、《廣漁漁業》等，以Low-tec特技及本土文化標誌，演繹香港神話，連結未來想像。今次由關公、媽祖等神祇，銜接到香港人自身，愈來愈直接，可能反映了受眾這邊也有相應的變化。

為甚麼人要搞藝術？其中一種看法是因為有話要說，卻不能直接說，傳情也不能直接來。藝術為曖昧曲徑、細微寄意之路，能直接表達毋須這樣曲折，當電影愈來愈白，意味藝術性下降，說教、言志和實用價值上升。

另一種看法關乎美學，藝術形式提供了審美可能，這一點香港電影人一向不太注重，重拙樸糙反自許為率真純粹，循這角度香港電影一向藝術性不高。

有人認為，種種跡象顯示，這個時代的香港不需要藝術，因為立場、表態、改變現實都比繡花、追求境界來得迫切。真正的影癡到最後都會看社會或充權（empowerment）電影。當然，這



種說法未必站得住腳，即使近來最受關注的都是這個方向的電影，如《狂舞派》、《激戰》、《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等。看戲讓人有正能量生活下去，不得不說這起碼是時代的悲情。

我們對電影的癡，還有沒有選擇去投說餘地呢？這是我向2014餘下日子發出的充權一問。

影訊

文：笑笑

香港國際電影節 與大師相遇

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在即，今年的焦點自然是本地製作與修復經典兩部分。適逢今年又是廉政公署成立四十周年，除了黃修平執導、林超賢擔任顧問導演的最新廉政電視劇《明日》備受矚目外，電影節亦會回顧昔日廉政經典電影。



本地製作方面，陳果改編的「高登文學」《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相信是大家今年最期待的電影之一。《那》片原定七月上映，片方考慮到觀眾心急想知拍成點，決定於電影節放映後正式公映，影迷終於可以一睹一向走文藝格調的陳果如何改編這部深受大眾喜愛的流行小說。

講到本土意識，又點少得彭浩翔？其新作《香港仔》是今屆電影節的開幕電影，香港情懷直撲而來。林超賢繼《逆戰》、《激戰》的叫好叫座後，今次帶來《魔警》，擅長拍動作片的他，將一個神警逆轉為魔警，人性的扭曲黑暗，讓人寒心，此片亦是本屆電影節的閉幕電影。

修復經典方面，今年將聚焦日本知名導演小津安二郎及「緊張大師」希治閣身上。小津安二郎是日本電影史上很有分量的一位導演，塑造出一種獨特的電影風格，影響深遠。今年是小津安二郎誕生110周年，電影節精選《秋刀魚之味》、《彼岸花》、《早安》、《秋日和》四部電影向一代電影大師致敬。唔夠喉？那希治閣的驚悚片必定能滿足你，原來希治早於六十年前便以3D技術拍攝了《電話情殺案》一片，可惜當年3D技術在此片上畫不久後開始式微，此片之3D版一直未能再現人前，今年電影節終於在大銀幕上以全新3D技術放映修復版本，不容錯過。

姜文迷有福了。演而優則導的姜文，主演的《芙蓉鎮》、《紅高粱》瘋靡一代，至Man大叔執起導筒，電影亦部部精彩，電影節將帶大家回味《鬼子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太陽照常升起》及《讓子彈飛》這四部各具特色的電影。

主辦方今年繼續網羅各個地區的電影，邀請導演、演員來港與觀眾見面，難能可貴的交流機會，可一不可再。詳情可瀏覽：<http://www.hkiff.org/hk/>

影評

文：張錦滿

《小明星》 揭開美國頹廢新一代

美國獨立電影《小明星》(Starlet)能在香港作商業放映，與榮獲SXSW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及獨立精神獎「Robert Altman Award最佳整體表現獎」關係不大，更大原因是片中講AV女優。她們的面目和日常生活，可吸引觀眾進場。

獨立電影有獨立電影的拍法，《小明星》以手提攝錄機拍攝，銀幕上畫面搖擺不定，觀眾最好坐穩，否則會「暈浪」。為甚麼獨立電影喜歡採用手提攝錄機呢？第一，當然為了省錢、省時間；第二，為求真實。真實乃獨立電影最重要的精神，最要追求的本質。

《小明星》主要呈現今日美國的敗象，洛杉磯有批廿來歲的男女生活腐爛，令人擔心這個所謂世界第一強國，未來只會愈來愈灰暗。之前，香港已上映過真人真事改編的《閃閃靚靚》(The Bling Ring)，講中學女生潛入比華利山女明星的豪宅，竊取華衣珠寶。少女做賊，行徑令人嘩然，想不到《小明星》裡的眾女郎更墮落，觀眾看到得驚訝。她們離開家庭，與朋友合租房間，每天游手好閒，不上學，不打工，平日打機，問中索K，甚至邊打邊索，至於她們的收入，靠拍AV或者跑私鐘賺錢。

獨立電影強調自然寫實，捕捉社會實況，《小明星》確實做到這點。資料說，片中女主角艾珍租用的住宅，以及她後來選入的AV女優宿舍，都真實存在。至於片中出現的AV拍攝場地，乃洛杉磯Chatsworth地區的AV片場。片中出現的女優房間，裝修得像小公主睡房，擺滿玩具熊、布娃娃等，並以粉紅和黃色作主調，均有其作用，目的是讓女優保持未成年的心態。至於片中出現的AV級畫面，例如男女濕吻、口交和做愛過程，近乎無遮無掩。

獨立電影不光要寫實，也要有劇情支撐，自編自導的辛貝克(Sean Baker)這次創作的劇本，以「意外執到金錢，要據為己有，還是物歸原主」這個永恆的戲劇矛盾為骨幹。美國電視和電影都拍過類似的題材，而導演也有自己的想法，女主角執到老婦大筆金錢，她不立即歸還，反而去走了解老婦，發現老婦人心腸好，更願意把那筆錢花在她身上，逗她開心。

電影初時別開美國腐爛的核心，但在結尾時，卻道出AV女優的善心，願意陪伴一位失婚、失去女兒的老太婆過一段快樂的時光，彼此建立的情緣，令觀眾心暖。

《小明星》跟所有獨立電影一樣，用全新的面孔。飾演女主角的是首登大銀幕的Dree Hemingway，她的母親是大文豪海明威的模範兒，影星女兒Mariel Hemingway，至於在片中飾演老太婆的Besedka Johnson，同樣初次登場，她已於去年逝世，《小明星》是她第一齣、亦是最後一齣電影。

辛貝克導演過七部電影和電視劇，拍攝經驗豐富，但《小明星》的拍攝工作主要由身兼監製、攝影師的Radium Cheung負責。此君1976年在廣州出生，1993年開始在美國擔任電影攝影師，曾拍過數部美國電影和電視劇。

現時在美國華裔電影人愈來愈多，又多一位小張要留意。

